



捞

针

集



李鸿民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53 2318

I217.2/648

捞针集

李鸿民 著

徐州师大图书馆



23071052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捞 针 集

李鸿民 著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5 印张

版 次:2004 年 6 月初版

印 数:1 - 1500 册

国际书号:ISBN962 - 450 - 140 - 8/D·46854

定 价:18.00 元

序

序

赵彭城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识相知，往往是从某些生活细节的兴趣认同而开始的。十多年前我就认识鸿民先生（只是不知那时他是否认识我），他曾任沛县县委书记、淮阴（今淮安）市委副书记，而且善诗文、精翰墨，口碑颇佳。但我对这位“官人”只是肃然起敬。后来闻知他爱鸟，常在院中养鸟，引来群鸟欢唱。他还喂了一只八哥，鸟笼挂在院中，笼门不闭，八哥来去自由，会学“人语”。知此趣事，看鸿民先生，顿生亲和感。再后来，他做了徐州市政协副主席，成了我的上级。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去他家送个急件，他正吃晚饭，他拉我在小饭桌旁坐下同吃，我推辞，他不悦，说了句老百姓的家常话：别把我当外人！我只好从命。他高兴地说：废寝忘食是赞扬一种精神，人要经常这样干就不科学了嘛！桌上摆放的是红薯稀饭、菜窝窝、炒土豆丝，我赞叹：这都是绿色食品呀！他

淡然一笑，说：不瞒你讲，我几十年都是绿色过来的。然后又发感慨：有些传统的，永远是时尚的，是没法一风吹跑的。这是一顿充满哲学意味的农家饭，我感到温馨。再看鸿民先生，他象一位睿智而朴实的老农。他确有一个常用的笔名叫“乐农”。1995年，他离休了。在办完离休手续的第二天，我在开明家具楼前遇到了他，他背着一张小桌，乐哈哈地往家赶。我急步上前，李主席，你怎么自己背上这么重的东西？该叫车来送呀！他又是淡然一笑，这是给小孙女买的课桌，不重，竹杖芒鞋轻胜马啊！说完，一溜烟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觉得鸿民先生是一位“真人”。

鸿民先生离休后，又选择了一个重活来干——写文史。一天，他送给我一篇稿件《平民生活二十载——闽督李厚基的晚年》。我认真读后，着实吓了一跳。我不仅佩服他深挖细找来这么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更主要是由之提出了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真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准确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李厚基，这位民国时期的福建督军，早已在建国后出版的诸多史书中，被盖棺论定为反动军阀。而鸿民先生则又客观地写出其思想旧派，但保持了晚节的二十年平民生活；写出了复杂时代产生这样复杂人物的社会基础及李厚基自身的文化背景、思想脉络，总之完全排除了“脸谱化”，再现了一个可信的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鸿民先生与李厚基既是同乡，又是近邻。他多次回乡，走访数十位老人，查阅大量方志资料，匡正补遗，尊重事实，不贬损，不溢美，数易其稿，

序

终成可贵史料。果然，此文发表后，即引起反响。台湾、天津、福建等地的文史学者来函求书讨教；李厚基在美国及海外的后人表示感动……。文史是“真人”从事的事业，真实是文史资料的生命与价值。求真何其难哉！这需要史胆、史识、史才。鸿民先生青灯黄卷，浅吟低唱，一路潇洒走来，七年间撰八万余字文史资料，多是苦心打磨的精品，在文史界不时地抛砖引玉，抛玉引砖，激起圈圈涟漪……。今年二月，我去台湾学术交流，一位台北市的资深学者问我：徐州的李鸿民先生在哪所大学任教？我笑答：他是徐州宣武老年大学的校长。说后，我也不由得心中叹服：鸿民先生花甲之后，梅开二度，一展雄姿，兴办老年教育，功莫大焉！工作之余他又编就《捞针集》，我很欣赏。“针”者真也，“针”者珍也。“针”从浩瀚的人生大海中捞起，去织补历史网络的漏洞，去描绘现实生活的美好……。凡事求真务实则是朴素无华的真理，力求修养为一个真人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癸未岁末于静心斋

目 录

序	赵彭城
---------	-----

文史篇

触目惊心的马楼事件	(1)
徐州李姓家谱初考	(12)
平民生活二十载	
——闽督李厚基的晚年	(24)
敏达公纪略	
——直隶总督李卫生平	(40)
我所经历的华山县	(62)
民国史上徐州籍三督军	
(沛县张文生、铜山县陆洪涛、丰县李厚基)	
.....	(101)

丰县民间古碑发掘纪实	(126)
在平凡中见伟大	
——陈兴振先生行述	(137)
向张闻天汇报工作	(146)
胡宏书记的领导风采	(151)
周泽书记的人格魅力	(157)
我与文史	(165)

文艺篇

香港的早晨	(169)
风雨张家界	(172)
刘帅夫人沛县访问记	(178)
红军艺术家朱焰	(181)
听魏明伦谈戏	(185)
真实生活中的李卫	(188)
莫负平生莫问天	(192)
送李凯	(195)
墨缘	(200)
故乡的祝愿	(203)
为《丰县日报》题写报头的书法家	(205)
丰县的“寨”	(208)
回忆吃派饭	(211)

目 录

品味贺年卡	(213)
刘邦与他的故乡情结	(216)
天下明君楚怀王	(221)
酒风烈	(224)
从苏轼的“酒食地狱”说起	(227)

序文篇

《李蟠诗文集注》(权启庆)序	(231)
《诗艺十讲》(黄新铭)序	(233)
《三味集》(叶淮)序	(235)
《徐州职工诗词选》序	(237)
《沂沭吟草》(张众华)序	(239)
《刘明宣诗歌选》序	(241)
翰墨缘序	(244)
《雏凤腾飞》(王建华)序	(247)
《宋茂南纪念文集》后记	(249)
《王寨史略》跋	(253)
《注音中国姓氏》(曹荣茂)序	(255)
徐州市离休干部书画展前言	(258)
胡永忠石刻艺术展前言	(259)
王玉吟书法收藏展前言	(261)
《犬业大观》(魏以伦)序言	(263)

诗文篇

自度曲	香港太平山放歌	(265)
七 绝	元旦感赋(外一首)	(266)
七 绝	丰县梨花诗会	(267)
七 绝	咏荷(三首)	(268)
七 绝	《沛县诗词报》创刊题贺	(269)
七 绝	张安民《松鹤集》题贺	(269)
七 绝	宋茂南逝世二周年祭	(270)
七 绝	重阳节逢十四大召开	(270)
七 绝	秋闲	(271)
七 绝	和汤淑泉女士	(271)
	附:汤诗《赠友人》	(272)
七 绝	“非典”闲居	(272)
七 绝	老相聚	(273)
跋	李鸿氏	(274)

触目惊心的马楼事件

一、青纱帐中土匪猖獗

马楼,本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四十八年前发生的“马楼事件”,使它名声远扬。

当时,马楼村隶属于华山县(今丰县)梁寨区管辖,是梁寨区 48 个行政村(亦称编村,下辖自然庄)中的一个。

解放初期,华山县委和县政府驻地设在宋楼(今丰县宋楼镇),1949 年 3 月,迁到戴套楼。华山县辖七个区:高寨、周寨(今属安徽砀山)、宋楼、李寨、陈楼、毛楼和梁寨(今属丰县)。梁寨区地处大沙河东岸,与从铜山县划出的铜北县接壤,历史上同属铜山县所辖。因此,梁寨区虽然在行政体制上归属了华山县,但从历史、人情、传统和地缘关系来讲,与铜山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淮海战役结束后，铜山与铜北地区残存的土匪和潜伏特务，活动频繁，屡造事端，尤其是青纱帐起来以后，其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不仅暗杀干部，抢劫枪支，还公开打出了反动组织的旗号。曾被铜山、铜北县公安机关破获的有：“江苏省第九战区第七纵队”、“苏鲁豫皖联合义勇救国军”、“江苏省特务团第三大队”、“五省联合救国军”和“苏北第二挺进支队徐州北大队”等多个反动组织。

1949年6月20日，铜北7名村干部、2名特派干部被匪活埋，两个村的民兵枪支被收缴。7月28日，铜北县柳新庄工作组，遭武装土匪袭击，打死干部、民兵各1人，打伤民兵2人。

其间，活动在铜北县桃园桥一带的武装股匪，以青纱帐为掩护，杀人抢枪，招兵买马，气焰十分嚣张。8月21日，由铜北县大队配合徐州警备旅和湖西基干团，对这股土匪进行围剿，当场击毙匪首李献谋等以下7人，俘虏35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20余支、驳壳枪6支。8月23日，铜北县公安局在敬安镇附近捕获匪特耿兴山等3人，缴获长短枪各1支。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朱德奎等10余名匪首纷纷到公安机关自首。

后来的事实证明，铜山、铜北地区匪情，对华山县的梁寨区产生直接影响，而梁寨区发生的匪情，又与铜北的匪特活动有所牵连。

二、发生在马楼村前的谋杀

事件发生在1949年7月3日、农历六月初七的初更时

分。夜幕笼罩下的马楼村，一片沉寂，只有更夫杨德顺敲着梆子在村里巡逻。自从遍地的高粱长起来，这一带常有土匪夜出抢劫、袭击干部的事情发生。所以，区委要求各村加强夜间巡逻。

这天晚上，马楼村来了四个陌生人，其中三人带着枪，一人携带着手榴弹。他们自称是奉蒋湾工作组黄(汝庆)主任的命令来收缴枪支的，叫杨德顺带着去找村长。杨德顺轻信了这些人的谎言，便引路找到村长王开昌，王开昌也未加怀疑，便说，枪已经交给滕老家了(马楼村的下属村庄)。遂又带领他们来到滕老家，先后把7支枪找齐，由滕老家村长滕敬武、民兵滕丙修、自卫团长滕行修和农会长滕敬礼，各扛一支，其余三支交给陌生人，连同王开昌一同向蒋湾方向走去。走出村子大约150步左右，突然一阵枪声，王开昌、滕运修、滕行修、滕敬礼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中，滕运修、滕行修、王开昌三人当场毙命，滕敬礼身受重伤，滕丙修在乱中逃脱。枪声过后，陌生人迅速消失在漫漫黑夜和茫茫青纱帐之中，七支步枪被劫持而去。

区里接到报案时，区委书记时克遂住在南片工作组驻地滕夹堤子。次日晨，便带上警卫员周占标配带匣枪、冲锋枪各一支，赶往东片工作组驻地蒋湾村。到达蒋湾村前，迎面走来一位老头，关切地说：“时政委(当时的习惯称呼)，你千万别进村！”再转到村东，又遇上一个老头，还是劝说不要进村。显然，群众把当时的形势看得相当严重。时克遂还是进了村子，来到工作组大院，大院已空无一人。他听说张区长已带队去了现场，便未再到马楼。

张存敬区长从梁寨出发时,带上区中队一个班。这位时年 27 岁的区长,性格内向,不善多言,说话时习惯面带笑容,身上不离匣枪。两个警卫员也经常跟在身边,一个名叫李训超,配有一把匣枪,另一个叫马德清,既配有短枪,又配备了冲锋枪,这次出发也一同前往。谋杀的现场,是在从马楼通往蒋湾村的乡间道路上,周围是密密麻麻的高粱地,武装土匪就曾埋伏在这里。现场倒卧着两具尸体(另一具已经运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张存敬将事件情况作了大致的了解,对死伤者的善后处理作了简单的安排之后,便火速回到区里,向县报案。

马楼事件是华山县的首起大案,县委十分重视。在向地委的报告中,县委曾写道:“县委得消息后,对此事研究认为,处此青纱帐六月间(指农历),是严重的,应争取及时破案、镇压。”为此,首先派出侦察干部,进行了解;接着,又调工作队前往。当时派去工作队的是王启顺和王效成。次日,又派去了邢启运。

然而,在侦破过程中,却出现了始料不及的曲折……

三、案件侦破一波三折

公安局接受侦破马楼事件的任务,自然要派出得力的侦察干部。由于局长外出开会,这一任务就落在精明强干、经验颇丰的洪×身上。他赶到现场,经过观察分析,摸底排查,发现了几个可疑之点:其一,马楼村的周合×,原在湖西基干团当兵,6月1日开小差回家,6月7日被村长王开昌绑起来送交蒋湾工作组,当日下午,即被工作组释放。当

时,周气愤地说:“不用你村干部对我这样苛刻,不过三天,非勾结湖里的特务打死你们不行。”其二,马楼离蒋湾很近,只有三、四里路,工作组又经常来,打更人为什么会轻信谎言,带着冒充工作组的人去找王开昌。其三,滕老家村干部滕敬×,出马楼村不远,将枪交给王开昌,自己蹲下大便,这时候枪声响了,他是否参与了合谋。其四,民兵滕丙×未被打死,混乱中丢了枪跑回去的,为什么?

凭此判断,此四人被列为“嫌疑重大”,并决定“首批逮捕”。此后,再根据刑讯口供,扩大疑点,在没有侦察材料的情况下,又逮捕了蒋湾村长秦昌×,文书刘世×,民兵朱本×和徐炳×,胡楼村胡德×,西南楼村丁×胜、丁×轩,还有在事件中逃脱和负伤的滕丙×、滕敬×。

经过审讯,提出了起诉意见,其中死刑1人,无期2人,有期徒刑15年2人,10年1人,5年2人(均未执行)。2人死于狱中。

秋天,在马楼村前召开了公审大会,涉嫌犯人被带到会场,让马楼事件中死者亲属揭发、批判、诉苦、出气,并当场释放了胡德×、滕丙×、滕敬×三人。会场上群情激奋,口号声声,而私下也有人怀疑,为被审者说冤道屈。

事实上,认识的分歧,在上层及侦察司法人员之间已经存在,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县委派往工作队的王启顺。王是蒋湾人,被杀者王开昌是他的侄子。王启顺素知徐炳×与王开昌两家“世情很好”,他相信徐炳×不会参与杀害王开昌的阴谋勾当。王启顺坚持自己的观点时,被说成“右倾”。第二个抱怀疑态度的是司法干部马子农。马子农凭着自己

丰富的审判工作经验,认为仅有口供而无案证这样定罪是不妥当的。但当马去提审时,侦察人员在场,审问一无所获。同样,新任公安局长刘化民亲自提审,侦察人员仍然在场,审讯所得到的的是与马子农一样的结果。专署派来人员王彬,两次审讯还是如此。

在司法委员会上,司法、公安部门仍争执不休。于是向领导汇报,县委决定由县长亲自审理。县长刘修礼分管政法工作,又兼任社会部长(刘于1952年以“盗卖土地,破坏土改罪”被判刑六年,1982年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改判无罪,同时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其党籍和正县级干部待遇,刘于同年病故)。次日,刘修礼便接到去专署开会的通知,会后接连开会,未来及过问此案,华山县第二件大案——朱窑抢粮事件又发生了。陈楼区朱窑粮库被哄抢一案,发生在1950年4月5日,被抢去国库粮食七万余斤,依法逮捕了首犯王秀山、王继光、孙明德等人,说服群众交回了部分被抢粮食。刘修礼因忙于处理此案,亲自提审的一天,终未到来。

不久,铜北县抓获两名土匪,才使案情陡翻……。

四、马楼事件真相大白

铜北转来的两名土匪,一个叫袁开芳,一个叫邓文周,他们是制造马楼惨案的真正祸首。

其真相是:7月3日(农历六月初七)夜,袁开芳、邓文周、王俊×、庞广×、霍怀×五人,聚伙商议抢劫的目标,首先找到朱湾村陈洪安,要陈洪安提供住宿和寻找目标,陈领

其到文书家西屋住宿。第二天,陈到蒋湾工作组开会,回来后将会上宣布集中马楼村民兵枪支的消息,告诉了袁开芳一伙。袁开芳一伙闻讯兴奋异常,当晚便去村西北坑内隐蔽处商议,这时又逢铜北土匪朱士×、王士×、朱德×和王木匠等四人到来,于是便决定前往马楼准备在路上截枪。他们共去8人,带枪3支,手榴弹一枚,埋伏在马楼村东南地里,等待送枪人到来。等了大约一小时之后,未见有人到来,又改变办法,派人进村打听消息,这时适逢村民大会结束,未敢进村去,又退到村外,在高粱地里重新策划。最后确定以蒋湾工作组的名义传达黄(汝庆)主任的命令,进村催缴枪支。于是袁开芳、邓文周、王士×和王俊×四人,带着枪和手榴弹进村,首先找到更夫杨德顺,说明上述来意。杨对其谎言信以为真,便领他们去找村长王开昌。王开昌也未有怀疑,又领着去找滕运修、滕敬武、滕丙修、滕行修和滕敬礼,将七支枪找齐。此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悲惨一幕。

袁开芳、邓文周一伙,在杀人抢枪之后,便回到朱湾村西北角的第一个集合点,把枪分开。铜北四匪拿去3支,陈洪安分得1支,下余3支被袁开芳、邓文周等4人拿去,随后便各自散去。

袁开芳、邓文周落网后,根据所作口供,公安机关迅即行动,将另一潜逃主犯陈洪安缉拿归案。至此,马楼事件的真相大白。但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值得追述的情节……。